

灯下漫笔

身体里的开关

◆ 孙道荣

我有个朋友，睡眠特别好。他对身边的妻子说，我睡了啊。说完这句话不出30秒，就会传来鼾声。他就有这个能耐，他说“我睡了”，就像扭了一下大脑里某个控制睡眠的开关，“啪”一声关了，就什么也不思，什么也不想，睡着了。

如果我们身体里真有什么可以控制的开关的话，我首先希望自己也拥有这样一只可以控制睡眠的开关，想睡觉的时候就按一下开关，说睡就睡，不管何时何地，也无论身边是多么嘈杂，诸事多么烦心，天会不会塌下来。

看到央视的一档健康节目，惊讶地发现，我们每个人的体内，还真有一些这样的小开关，控制着我们的身体。

比如打嗝。打嗝这件事，因其突发，不分时间不分场合，所以，经常弄得人挺尴尬。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时，忽然打起嗝来，就很无趣，很扫兴；或者高朋满座，正欲高谈阔论，却突然一“嗝”惊天动地，多么尴尬，多么丢份儿。而且，这嗝一旦打起来，犹如连环炮，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你越是想控制它，它就越打得响，嗝得欢，无休无止矣。

民间有很多办法对付打嗝。喝水是最常用的一招，连续地不歇气地“咕咚咕咚”地灌，灌下去的水与涌上来的“嗝气”，在喉咙相遇，水仗着力大势急，硬是将嗝气压下去。很多人试过此法，有效，但容易呛着，或者噎着，而最要命的是，你以为将它彻底打压下去了，却突然爆出更猛烈的一声“嗝”，让你在猝不及防之下，形象全损，体面尽失。

其实，只要按一下我们体内的某个开关，就可以止嗝了。这个开关就是我们后背上的膈俞穴。这个穴位于背部第七胸椎棘突下，正中侧旁开1.5寸处，当打嗝难止时，用手刮擦、按揉，即可止嗝。我们的胳膊肘绕到后背有点难，这时候我们需要借助别人的手，替我们按一下这个开关。

经常在一些影视剧里看到，一个人身陷昏迷时，旁边的人赶忙替他掐人中。掐一下，再掐一下，噫，刚刚还人事不知的人，苏醒了，活过来了。这真是一件相当神奇的事情，难道人中就是我们人体内的生命开关吗？

我曾经在街头看到两个人吵架，一个人吵着吵着，忽然瘫倒在地，做垂死状。另一人却不闻不问，继续骂骂咧咧，而旁边看热闹的人竟然也无人施救。这时候，我看见有奇迹：那个瘫在地上的人，见无人施援，干脆自己用手掐自己人中，掐，再掐，狠狠地掐，瞬间又活过来了。然后，从地上爬起来，接着吵。能自己控制自己的生命开关，真好。

最佩服的是演员，他们至少比我们普通人多一个开关，就是控制眼泪的开关，他不知道在哪里拧了一下，泪水就哗哗而出了。直到我在法庭之上看见一个骄横跋扈的大贪官，说着说着忽然捶胸顿足，涕泗横流，我恍然大悟，这个世界上有比演员更好的演员，他们体内有更多的开关，说开就开，说关就关。

如果我的体内也有一些开关的话，我希望能把其中的一只完全打开，将所有的快乐都释放出来。



回忆当年割肉难

◆ 孙东岳

能弄到。有时，人们看着鲜亮肥厚的肉块子颤悠悠的，馋急了，经济再拮据，也想割一刀解解馋，润滑一下苦涩的生活。做熟后吃一块，满嘴流油，喷香喷香。大家都想割肥的，能炼油，猪油能拿住萝卜、白菜，炒好后吃着极为地道。

割肉要到公社所在地的集镇，逢集才有卖肉的。全公社大大小小六十多个村庄，谁家没个大事小情需要割点肉的。所以，每逢遇集，割肉的人们一大早就很远的路，从四面八方来到食品站，在一个小窗口跟前聚集耐心等待。人们眼巴巴地看着窗口，千呼万唤，翘首以待，盼望着窗口能早一点打开。

窗口刚一打开，人们便蜂拥而上，把窗口围得水泄不通。齐刷刷的胳膊伸进窗口，手里捏着钱，争着往刀把手里递。你的手把我的手打一下，我的手把你的手压一下，为的是早一点割到肉。常常是有很多人割不到肉空手而归，所以争得很厉害。为此，骂架动粗的事时有发生。刀把常常左右为难，不知接谁的钱好。有时接的不对就会挨骂，他干脆把刀放下，不割了，坐在那里抽烟，任人们怎样喊叫他都无法动手。

后来食品站想出一个好办法，在卖肉的窗口前扯起一条又粗又长的大绳，拖得远远的，大绳上系着很多小细绳。窗口外排队割肉的都是扯个小竹筐，他们先后来后到，按顺序把竹筐绑在大绳上，终于避免了割肉时的拥挤吵闹无序。

这样一来，人们就没啥怨言了。来得早的早割，来得晚的晚割，割不到也没话说。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起早割肉的积极性，有的甚至半夜就来排队，把小竹筐绑在大绳上，人就离开了。在寒冷的冬天，起早割肉的人们，冻得直打哆嗦，有了小竹筐代替人们排队，人们就可以找一个背风的地方，挤在一起取暖聊天。

小竹筐往往能排几十个甚至上百，望着长长的竹筐队伍，人们的脸上写满焦急和无奈。虽然外面这么多人，冻得直打哆嗦，但还有人照样“走后门”，从里面把肉割走。排队的人们看到了，觉得人家吃得开、有面子，内心充满了羡慕嫉妒恨。记得有一次，媒人给我提亲事，父母头天晚上就反复交代我，让我早起上街割肉，中午招待媒人。事关重大，我特别上心，半夜就赶到了食品站排队，排了个第二号，窃喜，今天割

肉是十拿九稳。千等万盼，窗口终于打开了，卖肉终于开始了，我心里一阵欢呼！

谁知第一号刚把肉割到手，卖肉的窗口就传出声音：今天早上卖肉，到此结束。接着窗口“啪”的一声就关上了。这一响让我心惊肉跳苦不堪言！割不到肉，中午怎么招待媒人，这可是我的婚姻大事，我回去怎么向父母交代？怎么向媒人交代？我家可不能落下个怕花钱、怠慢媒人的臭名声啊！

原来，这天早上公社机关、社直单位和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把猪肉瓜分完了。那么多排队的人们空等了一场，大家在一阵抱怨声中无可奈何地散去了。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村口路边、集贸市场、城乡超市，各种肉类充足供应，随到随割指那割那。吃肉已成家常便饭，不但吃猪肉，还吃牛羊肉、鸡鸭鱼肉，调节着来。隔三岔五，几位老朋友就要在一起聚餐，谈笑风生，举杯祝福，把新时代生活敲响！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令人唏嘘不已。改革开放，使我们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黄山松云(国画) 董绍良

新书架

《大设计》：全面论述特色小镇设计

◆ 华景

大千世界里，衍化、统摄万物的本来究竟只有一个。这个究竟，在天地宇宙间被称为道，在人的思想世界被称为心。以心感通道理，行造化之德的行为就是大设计。中国目前处在一个从要素经济、综合经济，向品牌经济转变的重要历史阶段，只有将东方的“明悟”思维与西方的“明物”思维兼容统用，做好战略、系统、美学统筹的大设计，才能引领世界的发展。本书是一本论述特色小镇

设计的学术著作，从大设计的本心、定义、生命观、顶层模式及大设计师的标准等方面论述大设计之“道”的理论及操作模式。大设计围绕“本心”与“道”来展开，详述每个人都是“道”联通世界的枢纽，同时每一件设计作品都是“人心”与“道”作用的产物，只是作品水准的高低是由“人心”的澄明度与悟“道”的境界所决定。本书认为大设计是明心明德，循道而行，通化大同的造化行为，对当今社会特色小镇的设计有一定借鉴作用。

史海钩沉

人生败笔

◆ 程应峰

人的一生总是夹杂着或多或少的败笔，败笔的存在正是一个人无法拥有完美人生的根源。古往今来概无例外。

秦始皇被称为千古一帝，他所开创的秦王朝对中国封建王朝产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但就是这样一介居功至伟的皇帝，却是后世苍生心目中的暴君，这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关。事实上，最令人恐怖的不是焚书坑儒，而是另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推行秦法，引起六国旧部的诸多不满，张良就是其中之一。他对残暴不仁的始皇帝恨之人骨，会同六国旧部开始密谋行刺。张良找来沧海君，请他去行刺秦始皇。沧海君力大无穷，善使一双重达百斤的铁锤，张良相信有沧海君之助，必能行刺成功。一天，他埋伏在东驰大道两侧，伺机刺杀秦始皇。然而，他没想到秦始皇的行程浩浩荡荡，张良却没有放弃，率沧海君等扑了上去。最后，沧海君战死，张良也只得弃剑跳崖。

这次行刺，让秦始皇对行刺地博浪沙再也没有一丝好感。没过多久，此地又天降陨石，上面有七个字：“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句话让秦始皇非常震怒，一怒之下，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方圆百里，无论妇幼老少，猪犬牛羊，杀而焚之，化作焦土，万草不生，庸夫之怒，以头抢地尔。”此话一出，一时之间，尸横遍野，血流千里。无独有偶，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最让人争议，说起来最为尴尬的人物袁世凯，并非一介武夫，他在文化艺术方面颇有造诣，其书法风流雅致，铁钩银划，遒劲有力。在13岁时，他就写下了“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之句，其文采雄心由此可窥一二。成人后，他编练新军、倡导变法、提议废除科举制度、逼迫清帝退位等维新活动，有人称他为“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

史海钩沉

人生败笔

◆ 程应峰

如果他能举枪，那么自己只能先开枪。作为警察，杜湘东出于一个没受过训练的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听见姚斌彬伴随着咳嗽，拉风箱一股大喘粗气，他仿佛看见了7.62毫米子弹贯穿对方胸膛时的血光。电

的腐朽气，多有显露。这还不算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败笔。他人生最大的败笔，是人图段祺瑞政府履行行政，其内在的守旧气质显露无遗。1925年章士钊就任教育部长期间，禁止学生纪念“国耻日”。当时的《晨报》有时评说：“总观昔日章氏之见解，与吾国符合符节，何其一登国席，便以有碍邦交，不许国人公然反对二十一条，又何以借口士钊器量，抑制学生公然活动，此吾国翻读章氏十年前旧作，所以不胜今昔之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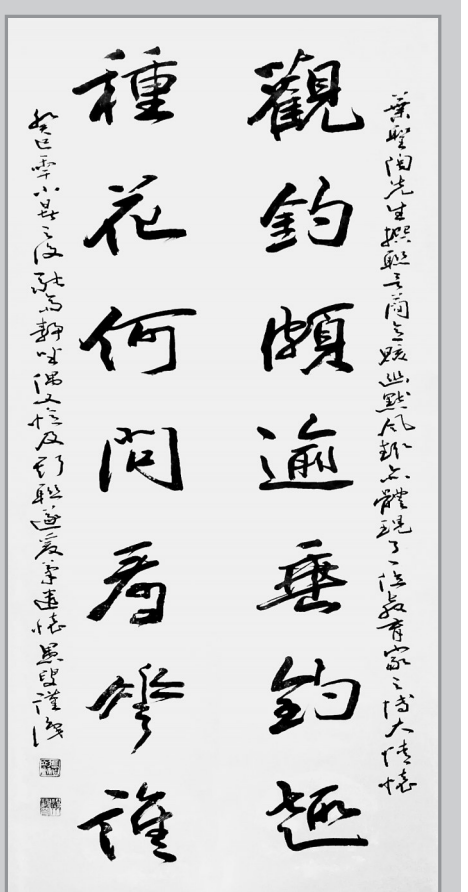
人生有很多机会，一个人有实力且抓住了，就可能取得足以载入史册的成就。怕只怕一开始不缺少宏愿，不缺少激情。到了后来，遇到不顺和不堪，而越来越懒散，越来越倦怠，进而屈从于环境，不能坚持，直至放弃，甚至变态扭曲。这样的屈从，这样的放弃，这样的变态扭曲，或许就是人生不可挽回的败笔，只能空留叹息和遗憾。所以，坚持美好，匡扶正义，庇佑众生，不管置身怎样的处境，遇到怎样的困难，不懈不怠地为着美好的初心作出努力，人生就算不完美，也可以抵达令人景仰的高度。

因此杜湘东希望姚斌彬别犯傻。他甚至对姚斌彬喊了出来：“别犯傻。”而这时，姚斌彬再次做出了一个让杜湘东意外的举动。就在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不到十米的时候，他戛然而止，转过身来，对杜湘东似笑非笑。再一松手，枪落在了地上。姚斌彬束手就擒。

此后的行为对于杜湘东而言就是条件反射了。他冲上前去，娴熟地将姚斌彬按倒在地，又从兜里掏出一副手铐来，将姚斌彬的手和河道边上一棵碗口粗的小树铐在一起。他捡起老吴那把失而复得的枪，检查了保险和弹匣内的子弹数量，随即向天鸣枪三声。跑了犯人，看守所里一定进入了紧急状况，按照老吴的指引，也一定有一队管教和武警正在火速奔赴地沿着这条路追过来。至于逃跑的具体细节，直到日后审讯姚斌彬时才得以还原。据他交代，主意早已早已拿定。在俩人刚到看守所的第二夜，一块儿被按在盥洗室的

水泥地上挨揍的时候，姚斌彬就对许文革说，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许文革一边承受着连绵不绝的拳脚，一边对姚斌彬咬牙切齿地说，那就想个辙。所谓想辙，无非是指制定逃跑计划。俩犯人利用放风的空暇，摸清了管教们换班的规律，高墙岗楼上的武器装备，最关键的是还观察到每个当班管教腰间都挂着沉甸甸的一串钥匙——那里面不仅有监舍门的，还有所里其他门的。而这些信息又是在劳动的间歌得以交流的。虽然杜湘东就在旁边的噪音作为掩护，更利用有心有灵犀的默契，每次只蹦几个字儿，甚至只用几个手势就把想说的都说清楚了。

到了事发当天，杜湘东突然离开，他们认为机不可失，决定放手一搏。也没商量，一个眼神就够了：姚斌彬假装摔了一跤，吸引了老吴的注意，许文革用手铐锁链绊倒了老吴，顺势把他打昏在地。对付这个酗酒成性的老家伙，一个许文革绰号有性。然



种花何问看花谁(书法) 张自立

诗路放歌

初冬絮语

◆ 张金萍

金黄驻足
默默地潜入泥土
菊，消瘦的剩残蕊余香
采莲的歌儿慢慢远去
稻田里也散去了清香
落单的雁儿孤独地艰辛南翔
只有萧飒的风儿在低吟浅唱

喧哗了一季的秋色在渐渐归去
而指尖也触碰到了霜花的寒凉

独坐窗前
品一支旧曲古谣
任闲情飞扬
又迎一岁冬日
想那氤氲暖阳下
校园窗外那树梅花
虬枝横斜
又将为谁绽放
苍苍原野上
雪泥鸿爪香无信
不知捎去了对谁的相思衷肠
梦之船
借着月色悄悄地
又一次把谁摇向远方
这岁月
她从不与谁商榷
从容地踏着不变的步伐
自如地按她的节拍前行
坚韧的脚步谁也不可阻挡

看几缕艳阳
穿透晴窗
这良辰美景
何来美景的惆怅
人生何尝不随季节一样
风霜雨雪
都是造物主的奖赏
那就静静地伴着蛰伏的虫儿
安宁地冬眠一场吧
汲冬雪之玉液
取冰花之琼浆
滋润锦翰的每一丝皱纹
等待来年
和春一起同浴春光

杜湘东往老吴腰间看去，空荡荡的皮套晃悠悠，枪没了。“拿枪的往哪儿跑了？”这次杜湘东连吼都吼不动了，他嗓子眼儿发空，甚至觉得整个儿身体都是空的。好像自己是个橡皮人，刚挨了一枪，漏气了。老吴总算还没糊涂到家，他再次抬手，指指土路下面的河沟：“这边。”“你确定？”“他们把我打了以后，就到我身上来抢钥匙，一个还让另一个先跑。先跑的那个顺手从我身上抄走了枪，我看见他跳到河底下去了……后跑的那个又补了我两拳，我就晕了……”

没等老吴叨叨完，杜湘东已经纵身跃下了河沟。就算酿成了大祸，但他确定，此刻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仅仅几年前，东北的“二王”还让半个中国的人闻风丧胆，而要是北京的界地上丢了一把枪，那种后果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两公里以外，就是最近的一个自然村；五公里以外，就是郊县的县城；二十公里以外，就是西单、王府井和天安门。哪

怕挨上一枪、两枪，直至八枪，他也不能让那把枪流落出去。他杜湘东的从警生涯已经够憋闷的了，绝不能让这种憋闷变本加厉，成为压得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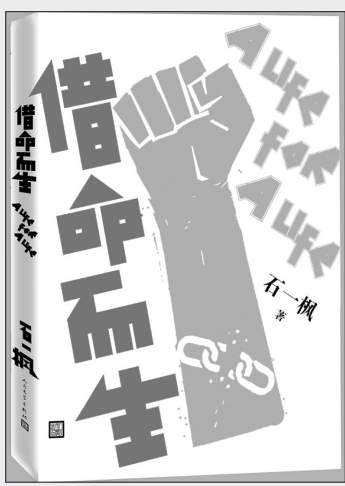
好在不是汛期，河道里只淌着浅浅一条溪水，又好在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小雨，河床里裸露在外的泥地晒干不稀的，印着几个百米跑进风沙的痕迹。他有信心追上对方。风从头顶的河岸浩大地掠过，吹得整片天空像块破布似的抖了起来，河道里静溢得连空气都凝固了，只剩下脚踩着鹅卵石和胸膛里呼吸呼吸喘气的声音。也就过了五分钟，或许更短一些，杜湘东便在前方的河道里望见了一个隐约的人影。那人因为无法张开双臂掌握平衡而踉踉跄跄的，远看几乎不是在跑，而是摇摇欲坠地飘在了半空。“站住——”估摸着进入了

对方能听见自己声音的距离，杜湘东喊了一声。

犯人一晃，继续跑。然而速度上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杜湘东咬了咬牙，让两腿倒腾得更快了。前面的是姚斌彬还是许文革？如果是许文革，一旦凶兽犹斗，那么就要难对付得多。而无论是谁，他的手里都是有枪的。想到这一点，杜湘东把身体伏低了一些，同时跑起了蛇形路线。他的右手也摸向腰间，握住了事先打开保险的佩枪。两百米，一百米，前方的背影从模糊变为清晰，杜湘东认出了那是姚斌彬。五十米，二十米，在又一次蛇形跑动时，他已经能看清那孩子毫无血色的脸，以及像棒槌似的握在手里的枪了。

如果他敢举枪，那么自己只能先开枪。作为警察，杜湘东出于一个没受过训练的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听见姚斌彬伴随着咳嗽，拉风箱一股大喘粗气，他仿佛看见了7.62毫米子弹贯穿对方胸膛时的血光。电

连载



影上的人挨了枪只会留下一个洞，往往还是一个相当干净的洞，带着这个洞，反面人物还能求饶，正面人物还能交党费，其实这都是扯淡。按照弹道学的原理，子弹钻进肉里骨头里是会旋转伴随着咳嗽，拉风箱一股大喘粗气，他仿佛看见了7.62毫米子弹贯穿对方胸膛时的血光。电